

生成式AI视域下教师角色隐喻的解构与身份重塑

王月丽, 刘雅兰, 程紫东

阜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阜阳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6日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知识生产方式,并对教师身份认同带来深刻挑战。既有研究多从技术应用或教学模式转型展开,较少关注教师角色认知的深层结构。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本文通过对教育话语中典型教师隐喻的批判性分析,探讨技术驱动情境下教师身份危机的认知根源及其重塑路径。研究发现,工业文明语境中以“蜡烛”“园丁”为代表的传统隐喻,强化了单向奉献与知识垄断的角色期待,在人机协同背景下逐渐失去解释力,并可能加剧教师的知识权威消解与主体价值迷失。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学习体验设计者”“人机协同的知识策展人”“网络智慧共同体节点”为核心的新型隐喻框架,揭示教师从技术适应者向意义建构者转型的认知机制。研究认为,教师身份重塑的关键在于通过隐喻更新实现认知图式重构,从而在人工智能时代确立以高阶思维与情感支持为核心的专业价值。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概念隐喻理论, 教师身份认同, 人机协同, 知识策展人

De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Role Metaphors and Identity Re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AI

Yueli Wang, Yalan Liu, Zidong C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Received: March 21, 2026; accepted: May 15, 2026; published: May 26,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restructuring 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osing profound challenges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isting studies mostly focus on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odels, with few exploring the deep structure of teachers' role cognitio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gnitive roots of teachers' identity crisis and its reshaping paths in a technology-driven context through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ypical teacher metaphors in educational discourse. The study finds that traditional metaphors represented by "candle" and "gardener"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ve reinforced the role expectations of one-way dedication and knowledge monopoly. These metaphors are gradually losing their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may exacerbate the erosion of teachers' knowledge authority and the loss of their subjective valu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aphor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designer of learning experience", "knowledge curator i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and "node of the online wisdom community",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eachers' transformation from technology adapters to meaning constructors. The study holds that the key to the reshaping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l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gnitive schemas through metaphor renewal,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professional value centered on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emotional support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Knowledge Curat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教育研究领域，隐喻不仅是修辞的手段，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思考的根本性认知工具[1]。它作为一种认知透镜，折射出不同时代对“教师是谁”的集体潜意识。在传统的农耕与工业文明语境中，教师常被比作“蜡烛”“春蚕”或“园丁”。这些隐喻虽然彰显了奉献与规训，却隐含着一种“亏损性”逻辑[2]——即教师通过单向的消耗或控制来确立自身价值，往往忽视了教学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与独立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发展[3]。

当前，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指数级迭代，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正在从根本上解构教育的知识权力结构[4]。在数智赋能的新质发展阶段，技术不再仅仅是教学的单纯辅助工具，而是演变为具备生成与决策能力的“协同者”[5]。这种无缝学习生态的构建[6]引发了教师群体深层的本体论焦虑：当知识获取不再依赖教师的讲授，当教案设计可由AI即时生成，教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何在？

现有的应对策略多聚焦于工具理性的层面，如强调提升教师的整合技术、教学法与内容知识的能力(TPACK)[7]或数字素养。然而，单纯的技能叠加无法填补身份认同的真空，也难以解释身份建构的动态性与情境性[8]。一个掌握了高超AI技术的教师，如果内心深处仍固守“蜡烛”的悲情隐喻，在面对不知疲倦的AI时，只会陷入更深的“被替代”恐慌与技术异化感[9]。正如Sachs(2001)所言，教师需要在相互竞争的职业话语中重新协商自我[10]。因此，解决数智化时代的身份危机，必须深入到认知的底层——即角色隐喻的重塑。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超越单纯的技术应用视角，将“角色隐喻”作为审视教师身份认同危机的关键切入点。文章将首先剖析传统工业化隐喻在GenAI视域下的失效逻辑，进而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构建“隐喻-身份”的双向互动机制，并最终提出从“单向输出”向“人机协同策展”转型的路径。这一研究旨在

说明：数智化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不应是被动的技术适应，而应是一场主动的认知重构。

2. 教师角色隐喻与身份认同的历史演进与理论转向

教师身份认同的重塑并非凭空发生，而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之中。梳理教师角色隐喻的演变轨迹与身份认同的发展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与教育观念如何共同形塑了教师的职业自我。

2.1. 教师角色隐喻的范式演进

隐喻不仅是语言修辞，更是思维方式。自 Lakoff 和 Johnson (1980) 提出概念隐喻理论以来，教育学界对教师角色的隐喻研究经历了从“单向输出”到“互动共生”再到“人机协同”的三次范式跃迁[1]。

在工业化教育和传统农耕文明背景下，教师角色隐喻多呈现为“蜡烛”“春蚕”或“园丁”。这类隐喻虽然在伦理层面强调了教师的奉献精神与道德楷模地位，却在认知层面隐含了一种“亏损性”逻辑——教师通过消耗自身来成全学生[2]。Cortazzi 和 Jin (1999) 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类隐喻往往预设了教师对知识和课堂的绝对控制权，学生则被视为待灌溉的植物或空的容器[3]。这种“以教为中心”的隐喻固化了教师作为知识垄断者的权威形象，却忽视了教师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专业发展需求。当然，传统隐喻并非毫无积极价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蜡烛”“园丁”等隐喻有效强化了教师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即使在今天，许多教师仍从中获得职业尊严与心理支撑。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否定传统隐喻，而应审辨其适用边界：它们在情感激励与伦理规约方面仍有合理成分，但在知识权威与技术适应方面已显不足。关键在于推动新旧隐喻的融合与重构，而非以新代旧、二元对立。

进入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兴起的阶段，教师角色隐喻开始向“引导者”“脚手架搭建者”和“学习伙伴”转型。这一时期的隐喻强调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生成[12]。魏戈和董勤印(2023)通过视觉隐喻分析发现，职前教师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体现互动关系的图像来表征自我，表明教师正试图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角色中抽离，转而追求一种基于理解与支持的师生关系[13]。这一转变标志着教师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开始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个性化发展。

到了数智化与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成为重塑教师角色的关键变量。GenAI 的介入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新型隐喻图谱。祝智庭等(2024)指出，在数智赋能背景下，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中继站，而是转型为“人机协同的决策者”和“智慧学习的设计师”[5]。此时的隐喻更强调“共生”：教师与智能体形成互补，共同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6]。这种演变反映了教师角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纯的人际互动扩展为“人-机-环境”的深度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隐喻范式的演变不仅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受到教育社会学、批判性教育技术研究与后人类主义等理论的深刻启发。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看，Bourdieu 的符号暴力理论提醒我们，传统隐喻并非中立的认知工具，而是承载着特定阶层权力关系与社会期待的文化再生产机制[14]。批判性教育技术研究则进一步警示，数智隐喻若过度强调“效率”“设计”“连接”，可能滑向技术治理的逻辑[15][16]。后人类主义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人 vs 技术”的二元对立，主张将 AI 视为教育行动者网络中的“非人行动者”[17][18]。本文在概念隐喻理论的主框架下，有选择地吸纳上述批判性视角，以揭示教师隐喻变迁背后的权力结构、技术政治与本体论转向。

2.2. 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逻辑演变

教师身份认同是教师对“作为一名教师意味着什么”的持续性自我诠释。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静态的、被赋予的社会角色，主要关注教师是否符合传道授业解惑的社会规范。然而，Beijaard 等(2004)在其经典综述中确立了教师身份认同的动态本质，指出它是一个不断通过解释和重新解释自身经

验来建构的过程[8]。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教师身份认同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尹弘飏和操太圣(2009)指出,课程改革往往迫使教师走出舒适区,这种外部环境的剧变会引发教师内心的焦虑与身份冲突,促使他们在“旧我”与“新我”之间进行持续的协商[11]。Sachs(2001)将其描述为“竞争性话语”的博弈:教师需要在管理主义的绩效问责与专业主义的自主发展之间寻找平衡[10]。

如今,数智化技术的全面渗透为教师身份认同注入了新的变量。技术赋能为教师提供了拓展专业边界的契机,在线教学和混合式学习环境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情境适应力与资源整合力[19]。但与此同时,技术的强介入也引发了深层的身份危机。Selwyn批判性地指出,过度的技术理性可能会导致教师工作的“去技能化”,使教师沦为各种数字化平台的操作员[9]。特别是随着ChatGPT等智能技术的应用,知识获取的门槛被彻底打破,教师传统的知识权威身份面临解构风险[4]。Lave和Wenger(1991)的情境学习理论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持有者,而是实践共同体中的核心参与者,其身份认同的构建更多依赖于在数字化社群中的互动与协作[20]。

从传统的“蜡烛”到数智时代的“设计师”,从静态的角色扮演到动态的身份协商,教师角色隐喻与身份认同的演变始终与技术进步和教育变革同频共振。这一历程表明,数智化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本质上是教师在技术浪潮中重新寻找主体价值、确立专业地位的过程。

2.3. 教师角色隐喻与教师身份认同的互动关系

教师角色隐喻与教师身份认同之间并非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双向建构、动态互动的辩证关系。隐喻作为认知的透镜,形塑着教师的自我理解;而身份认同作为教师的主体意识,反过来又决定着教师对隐喻的选择、修正与重构。

2.3.1. 教师角色隐喻的规约与形塑作用

根据Lakoff和Johnson(1980)的概念隐喻理论[1],隐喻构建了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在教师专业发展中,角色隐喻为教师提供了一套潜在的认知脚本,从深层心理结构上规定了教师的身份认同。

这种规约作用首先体现在认知框架的固化上。隐喻通过类比机制,将熟悉的源域(如蜡烛、园丁)映射到目标域(教师),从而界定了教师职责的边界与核心价值。当教师内化了“蜡烛”这一隐喻时,其自我概念便被锁定在“牺牲”与“消耗”的框架内。陈向明(2001)的研究指出,这种隐喻暗示了“照亮别人必须毁灭自己”的悲剧性崇高,使得教师在潜意识中将透支健康、忽视自我发展视为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2]。

隐喻还直接导向了教师的职业期望与教学行为。若教师认同“舵手”或“控制者”隐喻,他会期望在课堂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3];相反,若教师接受“脚手架”或“辅助者”隐喻,其职业期望则转向如何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支持,进而形成一种服务型、反思型的身份认同。

此外,教师角色隐喻往往是社会文化传统的产物,构成了一种社会镜像的内化机制。广泛流传的社会隐喻(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形成了强大的外部期待。当社会普遍用“园丁”的标准来审视教师时,教师为了获得职业安全感和社会认可,往往会被动地将这一外在标准内投为内在的身份要求。

2.3.2. 教师身份认同的反向建构机制

尽管隐喻具有规约性,教师却并非被动的接受者。Beijaard等(2004)强调,教师在职业生涯中拥有能动性,其身份认同水平决定了他们如何筛选旧隐喻或创造新隐喻[8]。

一方面,教师会基于自身的教育信念对隐喻进行选择过滤。当教师具备成熟的专业身份认同,特别是持有建构主义教育观时,他们会本能地排斥“填鸭”或“工程师”等机械论隐喻,因为这些隐喻与其“以学生为中心”的身份认知相悖。相反,他们会主动选择并认同“向导”“协作者”等契合其职业价值

观的隐喻。

另一方面，面对教育情境的复杂变化，既有的隐喻库存可能无法解释新的实践体验，此时教师会基于自身的身份诉求创造新的隐喻。Vadeboncoeur 和 Torres (2003)认为，教师可以通过“生成性隐喻”来重构教学角色[12]。例如，在数智化教学实践中，一位致力于创新的教师可能会感到传统的“教书匠”隐喻失效，进而将其重构为“学习生态的设计师”或“数字原住民的共学者”。这种隐喻的重构过程，正是教师在变动的时代中重新确立自我身份、赋予职业新意义的过程。

2.3.3. 互动关系的基本样态

教师角色隐喻与身份认同的互动结果，通常表现为两种极端样态。当教师所秉持的隐喻与其内在的身份认同高度契合时，两者会形成“正反馈循环”。例如，一位视自己为“终身学习者”的教师，在实践中采纳了“登山向导”的隐喻(既引导学生也与之同行)，这种隐喻带来的教学效能感会进一步确认其“终身学习者”的身份。这种认知与情感的一致性使教师获得职业满足感和维持身份稳定性的心理基础。

与之相对，当外在赋予的隐喻与内在的身份认同发生背离时，就会引发深层的角色冲突与认同危机[10]。这种情况在数智化转型的当下尤为剧烈。传统教育体制可能仍通过评价体系强化“知识权威”的隐喻，要求教师对课堂有绝对掌控；但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中通过实践已逐渐形成“去中心化协作者”的新型身份认知。此时，旧隐喻的滞后性与新身份的前瞻性之间产生剧烈摩擦，导致教师陷入“我应该是谁”与“被要求成为谁”的本体论焦虑中。这种冲突若得不到化解，将严重阻碍教师的专业成长。

3. 数智化时代教师身份认同的挑战与转型

数智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级增长，彻底打破了学校围墙内的封闭生态。这不仅改变了教学工具，更深层地解构了支撑传统教师身份认同的隐喻基础，使教师置身于旧隐喻失效与新身份尚未确立的阈限空间。

3.1. 教师身份认同的现实挑战

教师的知识权威正在被显著弱化。在传统教育隐喻中，教师常被视为装满知识的桶或唯一的知识源泉，其身份认同建立在对知识的垄断性占有之上。然而，随着互联网和 GenAI 的普及，知识获取变得即时且低成本。Whalen 和 Mouza (2023)指出，学生利用 ChatGPT 等工具获取信息的速度和广度往往超越教师，这使得教师作为“知识权威”的传统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4]。当学生不再依赖教师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时，基于灌输和传递的身份认同根基便发生了动摇。

技术适应也带来了强烈的角色张力。数智化教学要求教师具备 TPACK 能力[7]。但在现实推进中，繁杂的平台操作、数据填报以及对新技术的被迫适应，往往使教师感到自己沦为了技术的附庸或系统的“操作工”，而非教育的“设计师”。Selwyn (2016)警告称，这种技术理性可能挤压教育的人文空间，导致教师陷入“去技能化”的困境[9]。对于许多“数字移民”教师而言，这种由技术门槛引发的胜任力挫败感，直接削弱了其作为专业人员的自我效能感，造成“育人者”理想身份与“技术执行者”现实角色之间的激烈冲突[21]。

评价体系的认知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身份撕裂。数字化转型推动了教师评价体系从单一的“成绩导向”向涵盖数字素养、在线互动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转变[22]。然而，社会文化层面对于教师的期待仍大量滞留在“苦行僧”或“春蚕”式的传统隐喻上，过分强调道德奉献与应试成绩。这种内外评价标准的割裂，加剧了教师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10]。

3.2. 教师身份重塑的实践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提出“设计师”“策展人”“节点”等新隐喻，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隐喻的彻底抛弃。

本文主张一种辩证的融合观：保留传统隐喻中“关爱”“责任”“奉献”等情感内核，同时扬弃其“单向消耗”“知识垄断”的认知框架。新旧隐喻可以在教师的职业叙事中共存互补——例如，一位教师可以在情感上认同“蜡烛”的奉献精神，在行动上却采纳“策展人”的认知策略。隐喻不仅是认知的容器，更是行动的指南。在 GenAI 时代，教师身份认同的重塑应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将“技术理性”转化为“育人智慧”。以下三条路径展示了教师如何通过新隐喻的内化，实现从“被动替代”到“主动增强”的身份跨越。

3.2.1. 学习体验设计者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常被隐喻为“教书匠”，工作重心在于教材内容的复述。然而，当 ChatGPT 等工具能以秒级速度生成教案与习题时，教师作为“内容生产者”的价值被极度压缩，必须向“学习体验的设计师”转型。这种转型要求教师掌握“人机协同”的核心能力——提示词工程。教师不再需要亲力亲为地编写每一行代码或每一段文字，而是通过设计精准的指令与约束条件，引导 AI 生成个性化的学习支架。例如，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纠错者，而是设计出一套“AI 写作教练”的提示词，让 AI 针对学生的逻辑漏洞进行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身份认同建立在对教学目标与交互流程的宏观架构上，而非微观的重复性劳动中。教师即架构师，AI 即施工队，这种“设计-执行”的分离，使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放，专注于教育情境的创造性构建。

3.2.2. 知识与价值的策展人

AI 带来的信息过载使得“甄别信息”成为核心挑战。教师角色需从课堂上的“独白者”转变为“人机协同的策展人”。在博物馆学理论中，策展的核心内涵在于对藏品的筛选、串联与意义赋予，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智能教育生态。在知识策展层面，面对 GenAI 极易产生的内容“幻觉”以及海量碎片化信息，教师必须主动承担信息“过滤器”与内容“校验者”的职责，既要精准甄别 AI 生成内容的真伪与优劣，也要引导学生以批判性思维审视智能工具产出的结果，将零散的信息整合为体系化的知识谱系。在价值策展层面，GenAI 虽能高效产出标准化文本，却不具备自主生成人文意义与情感价值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人机交互中牢牢把握价值引领的主动权，在智能技术无法触及的人文空隙中植入伦理判断、审美体验等。这种“高技术”赋能与“高情感”引领相结合的育人模式，将教师身份认同锚定在机器无法触及的价值理性领域，进一步确立了其作为教育场域中“意义赋予者”的独特专业地位。

3.2.3. 网络智慧共同体节点

传统的“蜡烛”隐喻往往暗示了一种悲剧性的孤独——独自燃烧，照亮他人。而在万物互联的智能时代，教师不再是封闭教室内的“孤岛”，而是庞大认知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根据关联主义与分布认知理论，知识不再仅存于教师的大脑中，而是分布在学生、教师、AI Agent 以及各种云端资源之间。教师的身份认同构建不再依赖于对他人的控制，而依赖于“连接”的能力。对内连接是利用 AI 助手连接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化数据，实现规模化因材施教；对外连接是教师通过虚拟教研室与全球同行协作，甚至与 AI 共同体进行“人机协同教研”。在这种隐喻下，教师的权威不再来源于“我知道一切”，而来源于“我知道如何连接一切”。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身份重构，教师在网络化的专业生态中获得了更强大的集体效能感，从而彻底走出了“单打独斗”的职业困境。图 1 呈现了上述重塑机制的整体模型。

3.3. 新隐喻框架的风险审视与应对策略

上述“学习体验设计者”“知识策展人”等新隐喻，为数智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提供了富有前景的认知路径。然而，任何隐喻框架不仅是赋权的工具，也可能沦为新的规训机制。若不加以审慎的批判性反思，新隐喻同样可能在实践中引发新的异化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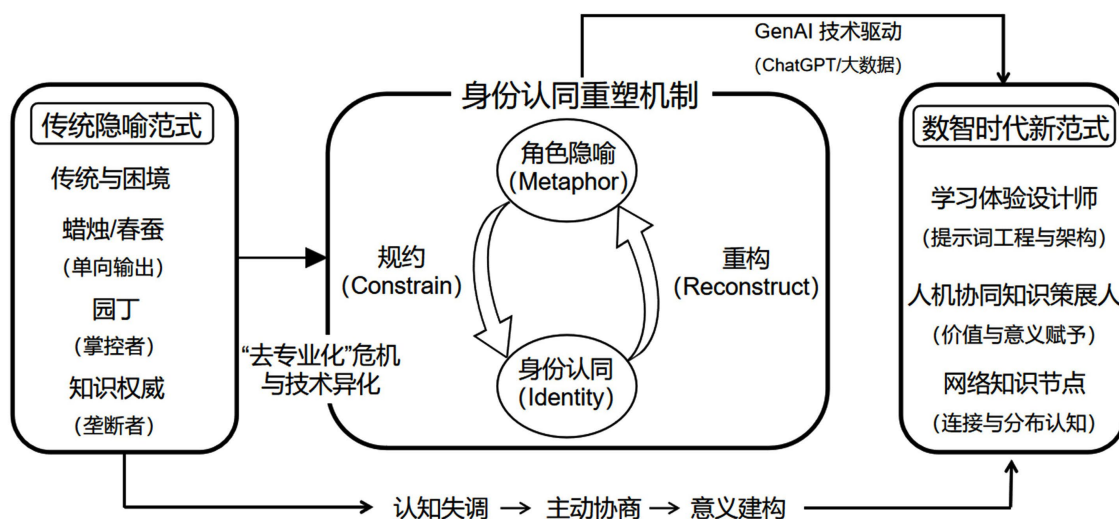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remodeling mechanism model of teacher identity recognition based on role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AI

图 1. 生成式 AI 视域下基于角色隐喻的教师身份认同重塑机制模型

技术过载(Technostress)与认知枯竭是首要隐患。“学习体验设计者”要求教师掌握提示词工程、学习分析等新型技能。研究表明,当技术要求超出了教师现有的数字素养与心理承受阈值时,极易诱发技术压力与职业焦虑[23]。对于技术准备不足的教师,这种“高期望”可能转化为沉重的认知负荷。因此,学校应警惕技术浪漫主义,构建分层、持续的同伴支持机制,允许教师在角色转型中保持渐进式的过渡节奏。

伦理困境与算法黑箱挑战了教师的“策展”权威。“知识策展人”的核心职责是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校验与价值赋予。然而,生成式 AI 内生性地伴随着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以及内容“幻觉”等问题[24]。教师若缺乏足够的数据批判素养(Critical Data Literacy),不仅无法完成有效策展,反而可能沦为算法偏见的无意识传播者。这就要求将算法伦理纳入教师教育的核心课程,在教学实践中确立“人机双重审核”的规范,确保教师在价值判断上的独立性与最终决定权。

“数字劳役”(Digital Labour)的隐性剥削加剧了情感耗竭。“网络智慧共同体节点”隐喻强调泛在连接与即时响应。这种打破时空界限的“永远在线”期待,实质上模糊了教师工作与私人生活的边界,导致教育劳动强度的隐性增加[25]。长期的高频连接不仅剥夺了教师深度思考的空间,更易引发情感耗竭(Burnout)。因此,新隐喻的落地必须伴随教育管理制度的革新,通过从制度层面保障教师的“离线权”(Right to Disconnect),避免教师从传统隐喻中的“道德牺牲者”滑向数字时代下的“技术劳役者”。

3.4. 教师隐喻感知与身份重塑的质性经验考察

理论层面的隐喻建构必须扎根于教育者的具身经验,以避免纯粹的思辨陷入“悬浮”状态。为了检验前文理论分析的解释力,并探究一线教师在数智化转型中的真实微观体验,本研究遵循现象学探究的路径(Creswell & Poth, 2018) [26],选取三位不同背景的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旨在揭示教师在面对 GenAI 时,如何通过隐喻进行动态的身份协商。三位受访教师分别代表了高学历青年教师(T1, 博士,教龄 3 年)、中等教龄班主任(T2, 硕士,教龄 10 年)以及资深教研管理人员(T3, 本科,教龄 30 年),以最大程度呈现观点的多样性(基本信息详见表 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d teachers**表 1.** 受访教师基本信息

编号	学历	教龄	岗位/学科	特征描述
T1	博士	3 年	英语教师	高学历、青年教师，积极尝试 AI 工具
T2	硕士	10 年	班主任	中等教龄、实践型，承担大量班级管理
T3	本科	30 年	教研室主任	资深教师，行政职务，对技术持审慎态度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深度编码与语篇分析，本研究发现，教师在数智时代的隐喻感知与身份重构呈现出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多维特征。具体如下：

其一，传统隐喻的情感惯性依然强大，并作为防御机制存在。三位教师均未完全排斥传统隐喻，但态度因代际与岗位而异。T1 对“燃烧自己”的悲情叙事保持距离；T2 从班主任视角认为“园丁”的耐心浇灌无法被机器替代；T3 则坚守“蜡烛”隐喻，认为这是教育的灵魂。这印证了教师身份认同具有历史延续性[8]，在遭遇外部技术冲击时，传统隐喻往往被教师用作维护职业尊严与心理安全的防御性屏障。

其二，技术介入引发了从“技能恐慌”到“本体论焦虑”的深层危机。受访者的焦虑并未停留在工具操作层面。T1 的焦虑源于“知识权威”的旁落（“学生用 AI 也能写出漂亮句子”）；T2 的担忧指向情感劳动的不可替代性验证；T3 则忧虑技术对师生真实交往的侵蚀。这表明，GenAI 引发的焦虑并非单一的技术不适应，而是触及了“我还能提供什么价值”这一本体层面的身份危机[27]。

此外，新隐喻的内化呈现出强烈的“情境依附性”与个体差异。T1 高度认同并已在实践中践行“学习体验设计师”；T2 能够将“节点”隐喻转化为其班级管理网络的现实映射；T3 则对新隐喻的“技术化、西化”色彩保持警惕。这反映了教师对新隐喻的接受度受到其认知图式、数字素养及实践情境的深刻制约。

最后，面对冲突，新旧隐喻的“折衷与共存”成为现实的应对策略。受访者普遍主张新旧融合。如 T1 所言：“旧隐喻给我情感支撑，新隐喻给我行动框架。”这证实了本文所主张的辩证融合观：数智化时代的教师身份重塑并非彻底的破旧立新，而是一个在新旧话语竞争中持续“重新协商”[10]的渐进过程。

总体而言，上述质性材料从经验层面夯实了本文的理论推演：传统隐喻在情感维系上仍具合法性，但在知识权威建构上已显疲态；新隐喻的采纳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嵌入在复杂的个体差异中。此外，访谈中透漏出的对“永远在线”的隐忧，也印证了前文关于“数字劳役”的风险预判。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探索性验证，本研究的样本量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可考虑采用混合方法，进一步在大样本中测量教师隐喻认知的动态演变特征。

4. 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教师身份认同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向数智文明转型的深刻重构。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本文以“角色隐喻”为分析视角，系统考察了教师职业图景的解构逻辑与重塑路径。研究发现，教师角色隐喻的演变体现出由“控制逻辑”向“共生逻辑”的范式转移：传统以“蜡烛”“园丁”为代表的隐喻，逐渐让位于“学习体验设计者”“知识策展人”等新型隐喻框架，反映出教师从单向知识传递者向意义建构参与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不仅表现为话语层面的更新，更内嵌于教师认知图式与专业定位的结构性重塑过程。

进一步而言，本文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简单削弱教师权威，而是通过重构知识生产与分配方式，推动教师向高阶认知与价值引领领域转移。在人机协同情境中，教师的专业价值日益凸显于情感支持、伦理判断与创造性思维等机器难以替代的维度。由此，教师身份重塑的关键不在于被动适应技术，

而在于通过隐喻更新实现认知重构，从而在“人机共生”的教育生态中确立其不可替代的专业角色。

尽管本文在理论层面探讨了角色隐喻与教师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机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研究主要基于理论分析与文献梳理，缺乏多学科、多教龄教师群体的实证数据支持，结论的外推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随着 AI Agent 等技术形态的持续演进，人机协同教学中的权力结构与伦理边界将更加复杂，这对教师身份的稳定性与专业自主性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研究可从三个方面深化：一是结合量化与质性方法，开发教师数字化隐喻测量工具，刻画转型期教师认知结构的动态特征；二是聚焦人机协同情境下的教育伦理问题，探讨教师如何通过“价值策展”应对算法偏见与决策风险；三是引入后人类主义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将 AI、算法、数字平台视为“非人行动者”，实证考察它们如何在日常教学互动中参与教师身份认同的建构与重构，从而超越“技术工具论”的局限，发展更具批判性与生态性的教师发展理论。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中学英语教师情感发展与身份认同的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AHSKYY2024D052)。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陈向明. 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对教师隐喻的分析[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1(1): 13-19, 72.
- [3] Cortazzi, M. and Jin, L. (1999) Bridges to Learning: Metaphors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Language. In: Cameron, L. and Low, G., Eds., *Researching and Applying Metaph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9-176.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524704.011>
- [4] Whalen, J. and Mouza, C. (1980) ChatGPT: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 Educatio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23**, 1-23.
- [5] 祝智庭, 金志杰, 戴岭, 等. 数智赋能高等教育新质发展: GAI 技术时代的教师新作为[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 45(6): 5-13.
- [6] 张玉芳, 兰国帅. GenAI 时代无缝学习生态模型构建与应用研究[J]. 中国教育数智化, 2025, 31(9): 38-55.
- [7] Mishra, P. and Koehler, M.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The Voice of Scholarship in Education*, **108**, 1017-10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20.2006.00684.x>
- [8] Beijaard, D., Meijer, P.C. and Verloop, N. (2004) Reconsidering Research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y.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 107-128. <https://doi.org/10.1016/j.tate.2003.07.001>
- [9] Selwyn, N. (2016) *Is Technology Good for Education?* John Wiley & Sons.
- [10] Sachs, J. (2001)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mpeting Discourses, Competing Outcome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6**, 149-161. <https://doi.org/10.1080/02680930116819>
- [11] 尹弘飏, 操太圣. 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身份认同[J]. 教育研究与评论(中学教育教学), 2009(2): 79-80.
- [12] Vadeboncoeur, J.A. and Torres, M.N. (2003)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eaching Roles: A Focus on Generative Metaphors and Dichotomies.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4**, 87-103.
<https://doi.org/10.1080/0159630030303034>
- [13] 魏戈, 董勤印. “我笔画我心”: 职前教师专业认同的视觉隐喻分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23(7): 19-28.
- [14] Bourdieu, P. and Passeron, J.C.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Sage.
- [15] Selwyn, N. (2013) *Distrust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ritical Questions for Changing Times*. Routledge.
- [16] Williamson, B. (2017) *Big Data in Education: The Digital Future of Learning, Policy and Practice*. SAGE Publications Ltd. <https://doi.org/10.4135/9781529714920>
- [17] Fenwick, T. and Edwards, R. (2010) *Actor-Network Theory in Education*. Routledge.
- [18]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 Bates, A.W. (2019) *Teaching in a Digital Age: Guidelines for Design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ny Bates Associates

- Ltd.
- [20] Lave, J. and Wenger, E. (1991)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15355>
 - [21] Scherer, R., Howard, S.K., Tondeur, J. and Siddiq, F. (2021) Profiling Teachers' Readiness for Onlin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Who's Read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18**, Article ID: 106675.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0.106675>
 - [22] OECD (2019) *TALIS 2018 Results (Volume I):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as Lifelong Learners*. OECD Publishing.
 - [23] Tarafdar, M., Cooper, C.L. and Stich, J. (2017) The Technostress Trifecta-Techno Eustress, Techno Distress and Design: Theoretical Directions and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9**, 6-42. <https://doi.org/10.1111/isj.12169>
 - [24] Holmes, W., Bialik, M. and Fadel, C. (2019)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Promi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Center for Curriculum Redesign.
 - [25] Selwyn, N., Nemorin, S., Bulfin, S. and Johnson, N.F. (2017) *Everyday Schooling in the Digital Age: High School, High Tech?* Routledge.
 - [26] Creswell, J.W. and Poth, C.N. (2016)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Sage Publications.
 - [27] Zembylas, M. (2003) Emotions and Teacher Identity: A Poststructural Perspective. *Teachers and Teaching*, **9**, 213-238. <https://doi.org/10.1080/13540600309378>